

列子

列子序

張湛字處度

湛聞之

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

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興、傅穎根、皆王氏之甥

也、並少

詩照反。

遊外家舅始周。

姓王、張湛祖之舅。

始周從

疾用反。

兄正宗、輔嗣、皆好

呼教反。

集文籍。

先并

卑政反。

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

競錄奇書。

及長、

丁丈反。

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

乃且反。

南行。車重各稱

尺謹反。

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尙遠。

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

子忍反。

全所載、且共料

聯音。

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

賚

音贊。

其祖玄、父咸。予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音觀、少也。

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

比

必利反。

亂、正興爲楊州刺史、

先來過江。復疑又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

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

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直略反。物自喪、息浪反。生覺教音。與化夢等情、巨細

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矯反。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

可蹈。志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

於老莊、屬婦音。亂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

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_疑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_{津上聲、誤也、下同}、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_疑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_{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_{音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_{符問}命、楊子之篇唯貴於逸、二義乖背、_{佩音}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

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掌護左都水都者光祿
大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沖虛至德真經序畢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張湛處度注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疑一而不變者、非

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還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

是第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

有圖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

德之至、則同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无是非、行无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國不足、饑。

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

第子曰、先生往无反期、第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

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

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

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其言曰、有生

今塊然之形也。

不生、

生物而不自生者也。

有化

今存三變而不化。

也。自化者不生者能生生、不生者固生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固化生者不能不生、

化者不能不化。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故常生常化。涉於有動之分者、常

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間也。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時節

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而不待、萬物化而不息者也。不生者疑獨、不生之生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不化者往

復。其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遺不終。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是謂玄牝。

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无形无影、无逆无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王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

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

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无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動。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

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

不化者、然後能爲生化之本也。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
地而府萬物、瞻羣生而不遺乎。「子

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

夫有形者生於无

形、

謂之生者則不无、无者則不生、故有无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生則本同於无、本同於无而非无也。此明有形之自

相形者也。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无所從生而自然生。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

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

老氏之渾成也。

太初者、氣之始也。

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

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性也。既爲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

復說太易。太易爲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雖渾然一

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渾淪乎其中。淪、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易无形埒、

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爲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爲

一、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待之而化、故寄名變耳。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

究、窮也。一變而爲七、九、不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

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反而爲一、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地何

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无窮極。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

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而氣和、氣和而爲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全用。

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然

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大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

若温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

違所宜、順之則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

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員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員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養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遠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違萬

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无待。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

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

形、聲、

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无爲之本。无爲之本、則无當於一象、无係於一味、故能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生之所生者死矣、

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

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

而味味者未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无變化也。

皆无爲之職也。

至无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

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員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

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

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知盡則无知、能極則无能、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爲有、恃无

以生、事而爲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語、名之而无名、視之而无形、聽之而无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員、員方

得名、而此无形、自黑得形、而此无各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

撻、拔也。

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則子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

理既无生，又无死也。

亦

此過養乎、此過歡乎。

禮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

種有幾。

先問變化種數

凡有幾條、後明之於下。

然若蠅爲鶉、

事見墨子。

得水爲鼈、

得水土之際則爲蠅蟻之衣。

衣猶覆蓋。

生於陵屯、

陵屯、高潔處也。

則爲陵鳥。

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

陵鳥得鬱栖、則爲烏足。

此合而相生也。

烏足之根爲蟻蟪。其葉爲胡蝶。

根、本也。蟻蟪之本、其未散化爲胡蝶也。

胡蝶胥也、

胥、皆也。言

物皆化也。

化而爲蟲、生蠶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鮒掇。

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鮒掇千日而死。

化而爲鳥、其名曰乾徐骨。乾徐骨之沫爲斯彌。

沫猶精華生起。

斯彌爲食鹽頤輅。

食鹽頤輅生乎食鹽黃軌。

食鹽黃軌生乎九猷。

九猷生乎瞿芮。

瞿芮生乎

腐罐。

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爲地臯、

馬血之爲轉鄰也、

人血之爲野火也。

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

鷄之爲鷄、

鷄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鷄也。

鷄之爲蛤也、田

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踰之爲援也、

羊也。牡魚卵也。

之爲蟲、

此皆无所困、感自然而變者也。

夏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

夏、音爰。山海經云、夏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

曰類、自爲牝牡相生也。

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鵠。

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鵠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雌其名

大騫、純雄其名稗蜂。

大騫、騫龍之類也。稗、小也。此无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

思士不妻而

感、思女不夫而孕。

大荒經曰、有思黿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滑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鵠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

跡。

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亡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爲堯佐、卽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

傳記曰、伊尹母居

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无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

庖人養之、長而賢、爲殷湯相。厥昭生乎濕。

此因蒸潤而生。醢雞生乎酒。

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乎不筍。

此類而相親比。

久竹生青寧。

因於林藪而生。

青寧生程。

自從隱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蛇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无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

始相因、无窮已也。

程生馬。

馬生人。

人久入於機。

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生夫

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生、未嘗暫无。是以聖人知生不常有、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

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无入有、散有反无、靡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

生響。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爲喻、明物動

則失本、辨則歸根。不復由通影響之義也。

無動不生无而生有。

有之爲有、恃无以生、言生必由无、而无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无、故生動之稱、

因事而立耳。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

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无差也。

終進乎不知

也。

進當爲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爲終、形實爲始、以離散爲終、散者以虛漠爲始、以形實爲終、

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故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无終无

始者

道終乎本无始、進乎本不久。

久、當爲有。无始故不終、无有故不盡。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

則復於无形。

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

不生者、

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

非本不生者也。

本不生者、初

自无生无形者、

此无形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

非本无形者也。

本无形者、初自无聚无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无形、故

能生形萬物、於我體无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无生无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

終者不得

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生。

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而

欲恆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

也。盡、

精神者、天之分。骨髓者、地之分。

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

精神離形、各歸其真、

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

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

真宅、太虛之域。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

我尙何存。

何生之无形、何形之无氣、何氣之无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无物焉。人自生至終、

大化有四。

其間遷易、无時楚停。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

四 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

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其在少

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

處力競之地、物切不與也。

其在老耄、

則欲慮柔焉、禮將休焉、物莫先焉、

休息也。已无競心、則物不與爭。

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

少壯、閑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

啓期行乎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

推此而言、明

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折過人形、兼得男貴、豈止孟浪而言。男女之別、男尊女卑、

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

人之將生、男女亦无定分、故復喜得男身。

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

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

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

林類年且百歲、

書傳元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裘、

底當。

拾遺穗於故畦、

後收刈

田中棄穀摺之也。

並歌並進。

孔子適衛、

望之於野、

顧謂弟子曰、

彼叟可與言者、

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

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

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

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

以爲我所爲

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夷、故无蹙歎。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不勤行則無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

於會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所謂樂天知命故云憂也。

子貢曰、

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

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

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尋此旨、則存亡往復、无窮已也。

子貢聞

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

而不盡者也。

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爲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无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内外之異。然

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卽理自夷、而實无所遺。夫冥内逆外、同於人羣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

願有所息。

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仲尼曰、生无所息。

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徭役。

子貢曰、然則賜息无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畢如也、宰如也、

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

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爲休息也。

子貢曰、大哉死乎。

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樂天知命、秦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

仲尼曰、賜、汝知

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

未知死之息也。

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

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脩身慎行、恆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无厭足、此不仁

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

死也者、德之徼也。

德者、得也。徼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

古者謂死人爲歸人。

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

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爲家、重有人去鄉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稱耳。

士、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

人矣。又有人鍾賢世、

鍾賢世、宜言重形生。

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

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

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

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以生死爲籍籍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

「或謂子列子

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

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冥冥一、故謂之虛。

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

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

莫如靜、莫如虛、靜

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

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

安諸己、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故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